

第一章 照價賠償

京城醒得比別處早些，卯時城門一開，不到一刻鐘，整條街就人聲鼎沸、絡繹不絕了。

榆樹街是南北向的四條主街之一，北接巍峨的昭陽公主府，南臨在城內折了個彎的灑江，寬有四車，除了直通皇城和南門的御街，就數這條街最為氣派，街肆景象亦最為繁盛。

街上有一座酒樓，三層樓閣，紅漆綠瓦、簷牙高啄，高度僅次於附近的望樓，是人稱天下第一酒樓的「燕歸樓」。

顧懷璧就宿在這間酒樓，她到京城還不到十日，臨行前段大哥特別叮囑她行事低調，是以她連行館都未去借宿，只去吏部點了個卯就在此間宿下了。

第一就是第一，酒菜俱佳，床榻也軟，隨時有熱水供應，唯一的缺點，就是貴。懷璧清早醒來，算了算手上所餘不多的銀子，心中白茫茫一片，好一會才下床，胡亂抹了把臉，預備下樓隨便點什麼便宜的吃食對付對付。

其實她本來不是這麼窮，只是……一言難盡。

大清早，燕歸樓中人已熙來攘往，懷璧好不容易在正對門的桌子那尋到一個座位，招來小二叫了碗素麵。

桌邊已然坐著一個人，等麵的過程，懷璧無所事事，不自覺往那邊覷了一眼，這一眼就將她的眸光釘在了那人……跟前的麵上。

粉中透白的大蝦，當真是冰肌玉骨；一旁臥著的幾顆鵝鴨蛋，亦是珠圓玉潤，而麵的主人卻坐懷不亂，老神在在捧著書正看得起勁。

懷璧暗歎一聲暴殄天物，吞了吞口水，艱難將目光移開，她自忖做不了柳下惠，怕下一刻獸性大發當街和人搶起麵來。

眼珠子四處亂轉，不敢往身側那人的麵上再多停半分，轉著轉著，忽然瞥見正對門走過一個熟悉的身影，渾身似猛虎初醒一般一個抖擻。

恰在這時，麵的主人閱罷一章，闔起書，提起面前的筷子，夾起一筷子麵。

「哪裡走！」

眼見來人就要走過街面，懷璧情急之下手隨意一抓，恰抓到身側人手中的筷子，想都未想飛擲出去，口中伴著威風凜凜地一聲大吼。

筷子帶起飛虹似的一串麵湯，盡數濺在桌旁那人的衣襟和身側的書上，那人驚愕之間抬首，已見一道淡青身影輕輕一躍出了門，身姿矯健俐落，像捕獵的野獸。

「咄咄」兩下劈空快響之後，筷子穩穩插入街對面的廊柱之中，那熟悉的人影被這凌厲疾風一掃，身子一頓，兩腿霎時軟了。

懷璧接著一個起落，已追了過來，一腳將那人踹翻，足踏著他肩頭，居高臨下地喝問：「李二，老子的銀子呢！」

李二一瞬驚悸之後迅速反應過來，「什麼銀子？大俠認錯人了吧，小的未見過你，哪來什麼銀子之說！」被人踩在腳下，李二雖然吃痛卻並不怎麼慌亂，咧著一張潑皮般的笑臉，聲音不高不低道。

這聲音不高不低到恰能讓街旁燕歸樓中的人聞在耳中，筷子的主人透過漸漸圍攏

的人群望向那英姿勃發的身影，眸光似被日光一照，不自覺眯了一眯，低頭看看自己襟前的狼藉，神色隱在垂下來的陰影裡。

懷璧見李二翻臉不認人，冷冷一笑，「未見過？那爺爺就幫你回憶回憶！」說著，腳下就是狠狠一壓，李二痛得發出一聲殺豬般的尖嚎。

在軍中久了，這等讓人痛而不讓人死的活計，她已然十分駕輕就熟。懷璧踏著他的肩，自腿邊掏出把匕首，抵在他下頷處，「十一月十二那晚，是誰帶爺爺我去的賭坊？」

匕首泛著冷然的光，是一柄吹毛斷髮的利器，眼看那刃口就要觸到肌膚，李二感覺到一陣森森寒意，本能一哆嗦，「是、是小的。」

「這不，認得了嗎？」懷璧唇畔微揚，匕首更進一寸，「我再問你，是誰出千誑了爺爺的銀子？」

李二吞了吞口水，「是、是那賭坊的人。」

「哦，是那賭坊的人……」懷璧意味深長一笑，腳下忽然一使勁，伴著一聲骨骼的哐啷響，匕首離了李二下頷，對準李二的手頃刻就要落下，「上回斷的一指……又接上了？看樣子這教訓還不夠深刻……」

那日她原只打算賭兩把就走，不料連輸兩把欲走時，賭坊的人按住了李二，說李二欠債不還，手起刀落就斷了他一指。

李二跪著求她，她本想掀了那賭坊帶他出去，李二卻不肯，說借據押在他們手中，逃去天涯海角也無用。

無妨，有她賭場小霸王在，贏回來就是。

懷璧就這麼被一環扣一環地誘著又賭了數把，雖輸了大把銀子，到底將李二救了出來。

她帶著千金散盡的窮豁達，心中倒也有幾分快意，沒想到回來和薛守一合計，才意識到自己上了當，再追去那賭坊時，那地方已然搬了個空空。

正一肚子憤懣兼一籌莫展間，這廝竟送上門。

懷璧的刀刃剛觸上李二小指，李二渾身打擺子般劇烈一顫，「大俠饒命！大俠饒命！小的心黑眼瞎，不該打大俠的主意！求大俠饒小的一命！小的願做牛做馬……」

懷璧懶得聽他囉嗦，「少廢話，爺爺的錢呢？」

李二小心覷了她一眼，見她眸中寒光冷冷，猶豫了一會，哆哆嗦嗦從懷中掏出一個小錢袋，顛顛巍巍捧到她跟前，「只、只剩這些了，其餘的都被那幾人分了。他們本就不是京城人，這幾日，去、去別處行騙了……」

匕首「唰」的一聲歸回鞘中，懷璧鬆開踏在他肩上的腳，掂了掂錢袋，心中霎時一片蒼茫，二百兩銀子就剩下這些——這潑皮，老子非拆了他！

正揚起拳頭，卻被衝過來的小二山生按住，「大俠，這潑皮褲子破了洞都捨不得補，可見是真沒錢了，你當街打傷了他，告到京兆尹那你還得賠醫藥費，得不償失得不償失……」

聽到「醫藥費」三個字，懷璧心頭狠狠一跳，半晌收回手，重重一腳將他踹翻在

地，指節捏得啵啵響，「滾！」

懷璧隨山生回店，店中旁的跑堂沒事人一般如常穿梭，忙著手中的活計，連眸光都未向她身上多擲一眼，到底是大酒樓，打雜的都這般寵辱不驚，有大將風度。有一回懷璧忍不住問：「怎麼，你們都不愛看熱鬧嗎？」

山生一派閱盡千帆的傲然，淡淡一笑，「看膩了。哪個月這街頭不打個三五回，不是東家馬車撞了西家驢子，就是為了一籬筐雞蛋掀了人家攤子。哦，要是趕上了三年一度百官進京述職的年底，這街上就跟戲臺子一樣。」

「文官還好，只是動動嘴皮子，讓下人較勁；武官脾氣暴躁，一言不合上來就幹，就為這，我們掌櫃當年開店的時候特意將店面架高了三四個臺階。不過還是無用，隔三差五依然會有個把人被摔飛進來，砸了桌椅櫃檯什麼的……」

今年，就是三年一度百官進京述職之年。

懷璧宿在客棧，未與人通報過身分，只是小二時常見她在院中練劍，身姿輕矯飄逸，比話本中還要瀟灑，便以「大俠」稱之。

「所幸這些武將出手也和脾氣一般大刺刺，砸得乾脆，賠起錢來也乾脆。每回一見人打進來呢，我們掌櫃就跟在人後面列著清單，這樣一回砸下來只賺不賠……這兩年，店裡古董擺設都多了，就是……」

小二悄悄壓低聲音，「專供人砸的。你看這個，說是前朝貴妃用過的碗，假的，二錢銀子從後街當舖淘來的；這個，景帝年間杜相家中擺過的瓷瓶，亦是假的……」

懷璧聽他說得坦誠，十分感佩這小小跑堂的真善美，忍不住多嘴問了一句，「你這麼跟我說實話，就不怕我哪天砸了你們店面不肯賠？」

山生以一種意味深長的眼神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笑著擺擺手，「不會！大俠這麼簡樸，下手一定很有分寸！就是假古董，亦還是值兩個錢的……」

京城第一酒樓就是第一酒樓，連個小二說話都這般有藝術。

懷璧方踏過門檻還未落坐，忽聽到一向處變不驚的山生平地一聲驚嚎，「蘇大人您這、這是怎麼了？」

她被這一聲叫得渾身一震，下意識朝聲音來處望去，眸光落在同座的書生身上，不期然怔了一怔——

書生白衣玉冠，坐在一群灰褐短打的食客中間，像一束陡然刺破烏雲的光，整個人清貴非凡，與這喧鬧街市有幾分格格不入。

而那色如寒冰的面上，彷彿有華光在靜靜流淌，只是一低頭一蹙眉，便見瀲灩之彩。

懷璧一時竟不知冰肌玉骨這個詞該形容他，還是他面前的蝦！

私心裡，對她而言，當然還是那蝦更具誘惑。

懷璧目光不自覺由人轉到了蝦上，下一瞬忽然反應過來，霍地抬目——只見那書生衣襟處赫然一道麵湯痕跡，像一道恣意的潑墨，水漬還未乾，順著往下繼續蔓開……

額上青筋微微跳動，敏銳的直覺讓她感覺到懷中的幾兩碎銀子正撲騰著翅膀，躍

躍欲飛。

這難道亦是……她的手筆？

「勞駕，拿塊乾布來。」那人並不回目看她，只是低低吩咐了小二一句。

懷璧面上頗有些掛不住，「兄臺，這……小弟魯莽，實在是對不住！你這衣裳，不如脫下來，小弟給你洗淨了還你！」說著便似要攥他衣袖。

那人的手不知有意無意，往旁邊避了一避，「不必。」

小二這時已利索取了乾布來，那人接過乾布簡單道一聲謝，倒未管自己衣襟，執起那本書先擦起封面來，那書上湯漬其實已然半乾。

懷璧這才留意到他袖子處亦有一片湯漬，回想方才自己揮毫的軌跡，料想不會濺到那處，大概是他拿衣袖擦書之故，但他那白衫是絲綢所製，並不怎麼吸水，才又讓小二另取了乾布來。

絲綢製的衣裳被他拿來當抹布擦書，那這書……得有多貴？

懷璧在腦中迅速估量了一遍這兩樣東西的價錢，眼前微微一黑，好不容易以手支桌，穩住搖搖欲墜的心神，一咬牙，道：「要麼這樣，蘇、蘇兄，蘇兄既不肯將衣裳交由小弟洗淨，那小弟不如折成現銀賠給蘇兄，蘇兄大抵估算一下價錢，小弟照價賠償。」

「照價賠償？」那人擦書的手微微一頓。

懷璧的心被他這一頓提到了嗓子眼。

段大哥說，為人要敢作敢當。

敢作敢當，敢作……敢當……懷璧眼眶濕潤，胸口微微刺痛。

方才小二叫這人「蘇大人」，既是在朝為官的人，想必十分豪闊，也許不會太……錙銖必較吧。再者，這人一身白衣，眉目如雨後青山，有出塵之態，通常這種人，亦是不會沾染一身銅臭的。

懷璧捏著懷中剛得手的幾兩碎銀子，雙目灼灼望著他，滿心希望他再來一句「不必」。

那人觸到她的灼灼目光，微微一怔，垂下眼，「妳若執意如此……」

懷璧聽他話頭，渾身一凜，連忙道：「倒也不是很執意……」

那人倏然抬目，撞進她一張喇叭花似的諂媚笑臉中，不由怔了一怔，低頭拿那乾布擦擦襟前汗漬，不知想了些什麼，有一會才淡淡道：「兄臺既客氣，那我也客氣客氣……」

客氣客氣，大概便是隨便要幾兩銀子意思意思之意？

懷璧點頭如搗蒜，「好說好說。」這俊書生真懂事！

那懂事的俊書生擦衣襟的手一停，「那就……五十兩銀子吧。」

懷璧耳中轟隆一聲巨響，「五十兩銀子！你訛人呢！」她忍不住拍案，一隻腳不知何時架到了板凳上。

這一嗓子嚎得鄰座紛紛側目，山生忍不住拉了拉她衣袖，小聲道：「顧大俠，賠錢可是你自己說的。」

「但也沒見過這般獅子大開口……」

「你覺得是獅子大開口，人家恐怕只是獅子打了個哈欠……」山生將她拉到一旁，低聲說：「這位可是幽州鎮國公府的嫡小公子，現今剛調到御史臺……」他們做生意的，從來不敢真的惹當官的，這年輕人一介江湖草莽，自然更比不上人家滿門公卿的御史大人。

幽州？鎮國公府？滿大盛只有一位鎮國公，而這位鎮國公也有一位嫡小公子。懷璧腦中猝然跳出一些久遠的事，臉色一變。

賠，賠他個奶奶！

懷璧心中茅屋為秋風所破，鄰座忽然響起一個有些熟悉的聲音，「我說怎麼看著有些眼熟，原來是顧將軍！」

顧……將軍？山生與那打著哈欠的獅子一同側目，視線落在懷璧身上。

山生滿懷驚疑地上下打量了眼懷璧，這是……哪個草臺班子的將軍？

為個五十兩銀子就要掀桌子的草莽，連碗有澆頭的麵都吃不起的窮鬼，竟是個將軍！

來人生得小而精悍，雙目透著一股精明勁，八字鬍鬚，看著不過四十上下，走起路來卻顯見已有些駝背，料想是常年在吏部點頭哈腰所致。

懷璧認得他，此人便是當日在吏部點卯，接待她的郎中盧勁。

盧勁躬身一揖，「下官參見顧將軍。」直身轉向一旁，又拱一拱手，「蘇大人好。」蘇晏掀一掀眼皮，拱拱手，「盧大人。」

論品級，蘇晏一個御史，遠低於盧勁，但御史臺可越級參劾，是人見了便給三分薄面，只為省得和這些逢人挑刺的事兒精糾纏不清，更何況這位蘇小公子的門楣，讓他出生便在青雲之上，連平步青雲都省了。

盧勁一落坐，笑道：「蘇大人這件衣裳，是越府絲製的吧？哎，這越府絲矜貴，惹了髒汗，洗也不好洗，可惜了……」

這話一出口，懷璧那句「呸，什麼破衣服破書值五十兩銀子」生生像填鴨一般被塞回了嗓子口，默默垂下閃著窮困之光的眼，悶悶應了個「哦」字。

蘇晏亦只淡淡「嗯」了一聲，垂下首，緩緩攪動面前已然坩了許久的麵，夾起一筷子送入口中，恍若無人。

盧勁懷揣一腔馬屁，一時竟有些懷才不遇的落寞。

此事終究是懷璧莽撞惹起，經盧勁那麼一說，她方才掀桌子與人火併的心被壓了回去。須臾，不甘心地從懷中掏出那個才拿回來的錢袋，丟到桌上，「我身上現在只有這麼些，剩下的，過兩日賠你！」

蘇晏伸手撿起那錢袋收入袖中。眸光快速在她面上一掃，說了個「好」，說完依舊低頭吃麵，緊著那上面的菜心不疾不徐地吃了幾口，麵和蝦絲毫未動便撿了筷子。

接著，拾起桌上那本書，道聲告辭，頭也不抬轉身走了，留下尚生著悶氣的懷璧和一肚子才華無處施展的盧勁。

見人走了，盧勁像被解了禁制，渾身一擺，又來了勁頭——顧懷璧這小子年紀輕輕，在塞北屢立戰功，又受大將軍段青林庇護，正是這京中的大熱門。

當下從袖中取出一個錢袋，雙手奉給懷璧，腆起一張笑臉，「顧將軍出門在外，只怕迎來送往，有周轉之虞，這點閒錢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還望將軍笑納。」一個小小錢袋的確裝不了多少銀子，說是小小意思，料想不是自謙。

若是在塞北，這點銀子打賞下屬她都嫌丟人，但今時不同往日，此刻，她從頭髮絲到腳趾甲都刻著一個字，窮。

蘇家那小子又讓她屋漏偏逢連夜雨，陳閣老的壽禮還沒有影呢！

陳閣老任過十餘年大理寺卿，同興元年京中血雨腥風時，他仍在其位。

一樁慘案，幾百條人命，牽扯著京城、北疆、蠻族不知多少方勢力，無意中改變了不知多少人命運，懷璧便是其中之一。

她此番進京，有一半是為了陳閣老的壽宴來的，有些陳年舊事，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記得。可……她與這盧勁畢竟交情甚淺，這錢，究竟接是不接？

接了大不了雙倍返還便是。

正踟躕間，門外忽有人聲，一個熟悉的清潤嗓音不期然灌入耳中，「小二，還有座位嗎？」

懷璧一驚，下意識轉頭，「聞兄？」眼底對著那錢袋放出的綠光還未來得及收起，將來人燙了一燙。

來人略略一怔，展開笑容，「顧賢弟，竟在這裡遇見你，好巧！」

蘇晏走到巷口，自下人手上接過大氅披上，手腳回過暖後，方覺出剛才有多冷，抬眸一望天邊，晴光朗朗，一片碧澄如洗，其實是個好天。

侍從瓦當連忙將一個手爐捧過來，「少爺，你方才跑得那樣急，連大氅都來不及穿，快暖暖，仔細別凍著！」

瓦當自幼與他一同長大，因蘇晏幼時體弱，算命的告訴蘇府不得過於嬌養，老夫人特意准許他與蘇晏的相處間少拘泥於規矩，隨意些即可。

蘇晏接過手爐，將手中的那冊書遞給他。

瓦當一見那書封，登時一聲平地驚雷般的鬼嚎，「少爺，這不是你輾轉了一年、託了不知多少人花了五百兩銀子才買到的前朝孤本嗎？怎麼一眨眼就變成這樣！且不說這書費的功夫，單單那五百兩銀子，就夠在京城買下半座宅子了！」

蘇晏垂著眼皮，牽了牽衣袖，道：「吃麵時湯灑了些上去，你去景軒書肆，讓戚大娘給換個封頁就是。」

說得輕巧！

瓦當雖然只是個小廝，但跟著蘇晏這麼多年，旁的不說，文房書畫上還有幾分見識。這孤本的價值，講究的就是保存完善，與舊時無貳，一本換了封面的孤本，就好比掉了一隻的鞋，價值可謂是有天壤之別，少爺你個敗家子……

痛心疾首間，瓦當忍不住小聲嘀咕了句，「帶著這本書去吃麵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去詐騙呢！」

「拿著書挑武人詐騙，」蘇晏回道：「我怎麼不去和尚廟前賣梳子？」

瓦當仍沉浸在半座京城宅院在眼前灰飛煙滅的茫然之中，如西子捧心般捧著那本書，眼底憂怨悠悠流轉，「少爺你究竟圖什麼，心急火燎地奔過去，此刻卻又白白讓聞少爺搶了功，何必盡做這些吃力不討好的事呢？」

蘇晏踩著矮凳上車，本不欲理會他的聒噪，一低頭瞥見他棄婦般的眼神，微歎口氣，方徐徐解釋了一句，「盧勁此人豪奢鑽營，從不肯在酒樓大堂用飯，今日反常必有蹊蹺，我身為御史，有監察百官之責，追過去看看是分內之事。」

瓦當撇一撇嘴，眼白飛上車棚，「分內之事你另外叫聞少爺過去一趟，提醒人家不要上當。別以為我沒聽見，不過一句話而已，你就坐人家對面，為何要平白將這機會讓給聞少爺……上京之前老爺可特別叮囑過，要與朝中同僚搞好關係，這位顧將軍聽聞才打了勝仗，是朝中的香餠餅……」

瓦當說話間蘇晏已鑽入車中，自座下匣中取出一本書翻開。瓦當掀簾進來的時候，他連頭都未抬。

懷璧桌邊尚有空位，聞雨聲索性在她身旁落坐，他在京郊時曾與懷璧同宿於一個客棧，兩人亦由此結緣。

那夜大雪初停，明月映著滿地的銀白，因前幾日雪大，懷璧一行人在客棧中多耽擱了幾日，在屋中悶了幾天，懷璧早已全身酸癢，一見雪停便抄起長劍到院中舞了起來。

劍光如碎銀亂舞，照亮了軒窗下獨飲少年的眼，少年放下剛燙熱的酒壺，自腰間解下玉簫，和著窗外的身影吹了起來。

懷璧聞得簫聲，縱不通音律，亦是精神一震，一曲舞畢，她向二樓西窗抱拳，道了一聲「多謝」。

正轉身欲回房，樓上忽然響起清朗聲音，「兄臺能飲否？」

能！軍中人不能飲那還得了！

懷璧應邀上樓，西窗邊卻不見半個人影，正納罕間，忽聞咳嗽聲從屏風後傳來，幾聲咳嗽之後，一個略有些沙啞的聲音道：「在下偶感風寒，恐傳給兄臺，兄臺若不見怪，便這般對飲，可否？」

可！你買酒你說了算。

於是那晚，兩人就著數點梅花、半地殘雪，暢飲了一夜。

那人話不多，泰半是懷璧在說，她因這一路自北向南有不少新奇見聞，絮絮叨叨說著，倒也不覺寂寞，說到酒酣時沉沉睡去，竟連名字都未說過。

次日酒醒時，懷璧已在自己屋中，猜測定是昨夜那人將她送了回來，便想過來道個謝。

敲響房門，那人卻不似前夜那般迴避，從容出來相見，面容溫潤、行止謙謙，正是聞雨聲。

懷璧見他氣色甚好，一夜暢飲，兼之風寒在身，整個人卻精神奕奕，全然不見宿醉之態，不由心生佩服，抱拳道：「多謝兄臺昨夜送我回來。」

「昨夜？」聞雨聲微微一怔，旋即似反應過來什麼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「應該的應該的，舉手之勞何足掛齒。」

其後，兩人又一來二往數次，漸漸熟稔，直至懷璧啟程約了京城再會，才依依分別。

「顧賢弟住在這裡？」聞雨聲唇畔常掛笑意，聲音和煦，令人有如沐春風之感。

「是啊！」陡見故人，懷璧一早上的不快一掃而盡。

初晨有些清透的日光之中，少年神采奕奕，一身勁裝，別有一股勃勃的生機，似春日生發的草木沐在日光下，從頭到腳都透出一股軒挺向上的勢頭。

聞雨聲不禁一笑，桌旁的盧勁見這兩人望向彼此的眸中都透著親切融洽，不甘寂寞地圍觀了片刻，終於逮著個聞雨聲點菜的當口，拱手行了一禮，「聞大人。」

「盧大人有禮。」聞雨聲從容回了個禮，低頭見桌上放著一個錢袋，隨手撿起來，笑道：「這是哪位大人要請客？」

方才聞雨聲突然進來，盧勁冷不丁手一抖，錢袋落在桌面上，竟未反應過來，此刻被聞雨聲撿在手中，額上不由冷汗直冒。

聞雨聲可不比這頭腦簡單的武將，十九歲中榜眼至今，在這宦海已沉浮了數個年頭。

盧勁正要開口，那「頭腦簡單」的武將已快嘴快舌先了一步，「是盧大人的。盧大人要……」

「聞大人說的對，下官正欲請兩位大人吃飯！」盧勁忙搶過話頭，急急道。

懷璧微微一怔，有些茫然地看了盧勁一眼，盧勁卻只顧盯著聞雨聲手心的錢袋，連眸光都無暇分向這邊一眼。

懷璧心中輕輕一跳——那錢袋中莫非不止幾兩碎銀子？

她下意識望向聞雨聲，聞雨聲眸光與她相觸，回以一個安慰的笑，「盧大人好闊氣，拿東海的珍珠請我們吃早飯！京中竟有宵小汗蠅盧大人小氣，往後再聽到此等流言，我第一個為盧大人抱不平！」

懷璧渾身一震——好你個盧勁，竟在這裡等我！朝中往來，幾十兩銀子還能勉強說是同僚情誼，這一袋子東珠，想扣個私相授受的名頭簡直輕而易舉！

懷璧投向盧勁的目光淬了幾絲凜意，將手中筷子一撻，「盧大人既這般豪闊，我怎好拂卻美意，大人，樓上廂房請吧。」

盧勁起身的腿微微顫抖。

第二章 罰俸兩月

御史臺與翰林院只隔了一條長街，伙食卻較那邊不知好了多少，聞雨聲中午常常過來這邊蹭飯。

「還是你們齊大人會享受！我們那邊的廚子給你們這位切菜都不配！」聞雨聲將飯碗一撻，拍拍已停筷許久的蘇晏，笑道：「今日多吃了幾塊肉，感覺腹中有些油膩，昨日見你得了塊上好的茶餅，走，帶我刮刮腹中的油星去。」

蘇晏讓開他的手，起身將碗筷送還廚下，率先走出了飯堂。

蘇御史沒說「不」，那便是答應了的意思，聞雨聲連忙追上來。

蘇晏的衙房收拾得十分整潔，桌面上不見一絲雜亂，案上攤著一份摺子，墨蹟停留在中間處，未題名諱，未加印鑒。

聞雨聲原是蘇晏衙房的常客，近些日子卻因為處理百官進京之事有些繁忙，跑得次數比先頭略少了些。一進門，十分熟稔地大刺刺一坐，眸光忍不住四處打量，蘇晏頗長於金石古玩，衙房內常有些別處見不著的寶貝。只滴溜溜轉了一圈，便被他桌上一方硯臺所吸引，那硯臺形制古樸，一看便知不是今物。

聞雨聲快步踱向桌邊，端起那塊硯臺把玩，「嘖嘖，清河，果真世上沒什麼寶貝你淘不到！」

蘇晏沒有理會，逕自走進裡間取了茶餅來。出來時聞雨聲已放下了那硯臺，臉色卻有些不豫，蘇晏微抬眼皮覷了他一眼，轉過身兀自燒水煮茶，眸光並未在彷彿正生著悶氣的他身上多停留半分。

半晌，聞雨聲終是自己耐不住，衝過來道：「清河，你這摺子上寫的是什麼意思！」蘇晏垂著眼皮，將銅壺中的水緩緩注入釜中，袍袖緩緩起落間如流雲浮動，自有幾分動靜相宜的寫意，徐徐道：「霽明看見什麼，便是什麼意思。」

「你、你當真要上摺子彈劾顧六？」那日燕歸樓外，可是他催著自己前去為那廝解圍。

「有何不可？」蘇晏往風爐中添炭，淡淡道：「身為朝廷命官，違令賭博、當街鬥毆，哪樣不違背法度？」

「可那日李二出現的時機蹊蹺，明顯是有人當著你這位御史在時做戲！」蘇晏拿手中的勺輕輕撇了撇釜中的浮沫，眼皮子都未抬，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如何？」聞雨聲驚訝，「你這麼做，豈不是恰恰中了他們的計？」

「中計？」蘇晏微抬眉眼，直勾勾望向他，「顧六賭博了嗎？」

聞雨聲被他問的一怔，「賭、賭了。」

「打人了嗎？」

「亦……打了。」

「因為她是將軍、打了勝仗，法度就要為她所枉？」

「我不是……不是這個意思。」聞雨聲被他問得張口結舌，半晌方將思路略順了順，「你說的道理是沒錯，只是你這樣未免太過不近人情，你明知他是……」

蘇晏淡淡掀了掀眼皮，回給他一個「你是頭一天認識我？」的眼神。

聞雨聲訥訥閉上了嘴，須臾，終還是忍不住輕歎，「這麼說來，那五十兩銀子你亦不是玩笑了？你當真要他賠你？」

「為何不要？」

「你也知他近來缺錢缺得緊……你一向手上大方，一年下來給小廝的賞銀都不止這麼些！」聞雨聲道：「那衣裳也就罷了，什麼書值那麼多錢！」

說話間蘇晏已篩好茶，轉身自身後的架上取下一本書，遞給他，「這本。」

聞雨聲只是感慨，沒料到他當真回應自己，怔怔接過蘇晏遞過來的書，一見那書目，倒吸了一口涼氣。

那敗家小子……一腔話堵在胸口，似中午吃的油反上味來，進退兩難，這麼看來，

五十兩銀子倒真是客氣了。今日來本想當個說客，翻了翻那書，這點心思剎那杳然。

良久，念起那少年清朗明亮的眉眼，和他為這幾十兩銀子愁雲慘霧的面容，終忍不住一歎，「算了，他欠你的錢，我替他給了。」

蘇晏眉心微微一斂，頷首，「好啊，五百兩。」

「……」

聞雨聲走後，瓦當來為蘇晏收拾茶具，邊歸置茶盞邊道：「少爺，我看聞少爺往南走了，像是去榆樹街。」燕歸樓就在榆樹街上，他家少爺不會聽不出來這層意思吧？

蘇晏筆下未停，頭也未抬，「哦。」

片刻，瓦當又恨鐵不成鋼地重重補了一句，「聞少爺去燕歸樓找那位顧將軍去了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少爺，你中午吃了啥？鹹不鹹？」

蘇晏筆下一頓，這才有些不解地抬起頭來，饒是疑問，仍沉沉道：「紅燒肉，清蒸鱸魚……不鹹。」眸色清澈，直勾勾望向瓦當。

瓦當見他注意力總算轉了過來，「少爺，我還以為你中午吃的太鹹倒了嗓子，只會說哦呢！」

「少爺，我實在是不明白你……你費心算計了聞少爺，卻只為白白讓他去那位顧將軍跟前討個好彩，圖什麼？」

「算計？我從未算計過霽明。」

「得了吧，昨日不是你讓我捧著茶餅從翰林院門口經過的？還偏挑聞少爺下值的時間……」

聞雨聲是典型的文人脾性，好茶、好酒、好文房四寶，一塊茶餅將他誘來此處，一方古硯將他引到桌邊，難開的摺子令他無意間掃上一眼……還說不是算計？

瓦當十分熟練地翻起一個白眼。

「哦，你說那個。」蘇晏微微頷首，一臉問心無愧，「自投羅網，不能算我算計。」坦蕩蕩似光風霽月。

瓦當覺得自己眼睛彷彿是瞎的，許久總算自己消化過來，又揚著他那破鑼嗓子高聲道：「少爺，你巴巴讓他看了摺子，現下他定是跑到那顧將軍跟前通風報信去了……」

「唔。」蘇晏繼續埋首跟前的案子，落筆兩字，察覺瓦當仍麥稈似的杵在跟前，臉上掛著百折不撓，似捉姦的婦人要向夫君討個說法，忍不住抬手按了按太陽穴，簡略擲下一句，「京中容不下莽漢，聞雨聲一句勸勝過旁人千言。」

「那少爺你呢，你落了什麼好處？」

「我？我要什麼好處？與我又不相干。」

蘇晏說著這話，腦中不期然跳出那冬日清早白燦燦日光下踩著人肩膀的一道纖影，初生蘆葦一般從水中伸出來，有種說不出的清爽俐落。

隔壁蒸包子的白霧縈繞在那身影四周，將她整個人虛化成一團不真切的幻象，唯獨那聲音還是清晰可聞的，甚至格外清晰——

「老子的銀子呢！」

聲音和記憶中的尚有幾分相似，可口氣卻與昔日的小心倔強全然兩樣。

「我、我不能待在這裡，我要回去報仇……」

瓦當在蘇晏身邊十幾年，早練出了非凡的眼力，明白什麼時候該糾纏不休，什麼時候該見好就收，見少爺彷彿有老僧入定之勢，立刻熟練地翻起小白眼，端著盤子走了出去。

屁勒，還不相干，不相干你拐著彎借聞雨聲提醒他？

當天晚上，小廚房的飯菜似乎做得格外鹹，瓦當吃罷掙了命的喝水，一邊還不忘喋喋不休，「少爺你鹹不鹹，你怎麼這麼耐得住，也不怎麼喝水，少爺，我可告訴你，你這樣不行……」

蘇晏放下碗筷，從容擦了擦嘴角，「原來光太鹹不會倒嗓子，可惜了。」

瓦當：「……」

懷璧抹了一把額頭上的唾沫星子，從太極殿走出來。

皇帝雖上了年紀，但訓人的氣勢絲毫不減，一番慷慨陳詞之後，他還忙裡偷閒地稍稍打了個盹。懷璧就在他打盹的瞬間抬了抬頭，沒想到立刻迎來了漫天花雨般的唾沫星子。

這是顧懷璧第一次面聖，一進殿皇帝就讓她跪得近些，說想看看大破漠北的少年。誰想到膝蓋一著地就迎來劈頭蓋臉的一通罵，懷璧垂著腦袋，眼角的餘光看到刷刷下筆如飛記錄的內監。

「你小子少仗著自己的軍功胡作非為，京城不比塞北……」

打盹大概會傳染，最初的驚惶之後，懷璧也有些要打哈欠的衝動，她勉力忍住，盯著面前的石磚，忍不住開小差地想，在京中當差著實不容易，怪不得段大哥讓她多聽多看少莽撞，可她還是辜負了段大哥臨行前的切切教誨，沒忍住在街上出了手，誰知才兩日功夫就被人告到了御前。

那日目睹她動武的只有三個人，聞雨聲排除，盧勁這幾日見了她都繞道走，這麼算下來只有一個人——蘇晏。

蘇晏！懷璧牙根微微發癢，眼前的石磚都一筆一筆刻出「冤家路窄」四個字。

她這輩子真是欠蘇家的！

「念你小子初犯，這一回就從輕發落了，記下來，罰俸兩月！你小子回去給朕好好反省反省！」

罰俸！懷璧耳中轟地一聲，霍然抬首，一句「陛下，您要麼還是從重發落吧」將

到嘴邊，看到皇帝身後的內監不著痕跡地向她搖了搖頭才反應過來，不甘心地抿了抿嘴，將舌尖上的話吞了下去。

罰俸！罰兩月俸！

她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月底，眼看就要發薪，沒了！

不止這月沒了，下月也沒了盼頭！人間疾苦，概莫如是。

懷璧一時好似被人剝了心肝，心中一個碗大的空洞，雙臂顫了好一會，才惶惶然彎下去磕頭謝了個恩。

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出那空曠大殿的，直到跨出門檻外，迎面一片冰涼雪花落到臉上才恍然驚醒——狗賊蘇晏，吾與汝勢不兩立！

匕首懸在腰間，垂飾被風吹得晃了兩晃，泠泠作響，似感應到她飲血的怒意，有幾分摩拳擦掌的興奮。

四扇大門在她身後緩緩闔上，殿中重又恢復寂靜，獸角香爐中的煙裊裊燒著，縈繞出一個虛渺的天地。在那香煙後頭，片刻前還一派龍鍾之態、說話顛三倒四的皇帝混沌的眼底忽然變得清明。

蘇晏自政事堂出來，天色已是半昏暗，天邊飄起大雪，紛揚鋪在跟前的白玉石階上。

自文帝時起，御史臺每十日會遣一位御史到政事堂旁觀六部議事，議事後需呈文天子，呈文還不能盡寫好話，否則會得個履職不善的罪名，但若當真大刺刺挑六部的錯處，亦會惹來同僚怨憎，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。

因而每到要遣人往政事堂的前幾天，諸御史便心照不宣地開始頭疼腦熱全身乏力，有假的告假，沒假的便絞盡腦汁外出辦差，更有為了躲避長官在茅房一蹲半日最後落了個難言之疾的，實在是苦不堪言——直到蘇晏入了御史臺。

蘇晏此人不通世故，做巡察御史時便因連上十道摺子彈劾幽州知州而聞名，人還未進院，惡名已然遠揚，來了之後又孤絕冷淡，對上對下都不會來事，背地裡得了個「蘇清道」的外號，皆因他那張冰封千里的臉，自帶清道之效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這樁差事就成了蘇晏的專屬，蘇晏亦從不推托，一時諸御史腰不酸腿不疼，年底考評時原本不夠用的假還不覺多出了幾天。

政事堂在玄牝殿南面，蘇晏出宮門時雪已越下越大，一大團子砸在肩頭，將一件黑色的鶴氅襯得如花貓的毛，七零八落的一團黑一團白。

蘇晏抬手揮掉落雪，爬上馬車，將鶴氅解下遞給瓦當，剛吩咐一聲「回行館」，忽聽得車外一聲大喊——

「等一下！」

聲音響亮脆生，十分耳熟，寂靜大雪中聞來，似砸開堅冰的杵子。

蘇晏輕輕皺了皺眉頭，還未待反應，瓦當已俐落爬出車廂，「這位大人有何吩咐？」來人一路跑到近前，綻開張笑臉，「這位小哥，我來時未雇馬車，眼見這雪越下越大，一時半刻約莫停不下來，不知可否行個方便，借我搭一下你們的馬車？」

瓦當看清來人，愣了一愣，連忙也回之一笑，側身向車中大喊，「少爺，是顧將軍，想搭咱們馬車！」

車中靜默了片刻，傳來一個冷淡的人聲，「好啊，五兩銀子一趟。」

瓦當將伸出招呼的手僵在落雪中——少爺，你老實告訴我，咱蘇家是不是敗了，你這是想錢想瞎了心？在這皇城口坐地起價，做起這髒心爛肺的生意來了？

正待替他家少爺挽回一下場面，面前那英挺秀氣的少年忽然眉頭一皺，「蘇晏？你是蘇晏？」

看看，想躲在簾子後頭收髒錢，叫人認出來了吧！

瓦當恨鐵不成鋼地一歎，忙遮掩道：「不是。」

「是我。」簾中同時傳來淡淡一聲。

瓦當聽到自己臉皮「啪」地一下砸在面前尚未覆雪的青石板上，而面前的少年秀眉一豎，片刻唇角卻綻開一個笑。

漫天飛雪之中，瓦當見那少年手臂輕輕一抬，緋紅衣襪被寒風揚起，似峭壁上的一株紅梅，凜凜有霜雪之姿，莫名令人覺得危險。

瓦當感覺到自己耳畔風聲微動，就在他以為這顧將軍要替天行道、收拾自家少爺，欲撲過去以身殉那拖油瓶一樣的廢主時，懷壘另一隻手也抬起來，雙手抱了個拳，斯斯文文道了聲「蘇大人有禮」。

少爺這……這麼欠揍都能忍？嘖嘖，這做大將軍的氣度就是不一樣。

「顧將軍有禮。」簾後輕輕的一聲咳嗽之後，傳來一句平平穩穩的回應，須臾，那聲音轉冷了些，「瓦當，上車。」

「少爺……」瓦當微微掙扎了一瞬。

「不上來，你就自己走回去。」

瓦當的掙扎只維持了雪落的一瞬。

雪花如碎瓊亂舞，長街漫漫看不到盡頭，半暗夜色下的素裹銀裝中，那一襲單薄緋衣似一團暗夜盡頭微微跳動的篝火，照亮人砥礪前行的路。

瓦當臨上車前回望了懷壘一眼，她頭肩皆覆著碎雪，襯得那一張原本便秀氣的臉渾如璞玉雕成。

一個殺將，怎會長成這樣？

這麼想著，竟鬼使神差過去，將懷中的鶴麈往她手中一塞，「將軍回頭給聞少爺便是。」轉身快步跳上馬車，鑽進車帷中。

幽州毗鄰塞北，鄉里俱崇武德，瓦當幼時便長在這樣一個地方，後來漠北人鐵蹄過境，踐踏鄉里，瓦當的親人死得死、走失得走失，一路殘喘走到睢陽城才被蘇家人撿回家，給蘇晏當了個伴讀。

當時年紀小，只記得餓了很久，諸多事其實已記不得了，只是縱使過了這麼些年，心中隱隱藏著對漠北人刻骨的恨卻不減，也因此對沙場英雄格外欽佩嚮往。

瓦當鑽進馬車，做好了被少爺狠狠教訓一通的準備，然而一掀簾子，卻被眼前的場景猝不及防震了一震——

蘇晏端坐馬車正中，手中如常捧著本書，而他身後的車壁上……穩穩扎著兩溜明

晃晃的細針，那針排列的位置，離蘇晏的兩耳相距不過一尺。

方……方才那陣風原來不是他的錯覺……輕輕一抬手兩列鋼針便如疾風般掠耳而過，這顧將軍身手好生了得！

瓦當心中一時浮上百感，同情確認自家少爺無事之餘，又忍不住在心中為顧將軍叫了聲好——活該，誰讓你沒事上趕著招人嫌。

蘇晏大概已從片刻前鋼針掠耳而過的驚悸中反應過來，抬目漫掃了一眼跟前的瓦當，不知有沒有注意到他空蕩蕩的雙手，垂下了眼，跟前的書卻還停留在他出馬車時的那一頁。

瓦當在他身邊落坐時無意間掃到，不由微怔了怔。

少爺向來看書一目十行，且從不為外物所擾，看樣子方才這鋼針，真真把他嚇到了。

嘿嘿，還裝鎮定。

瓦當心中壓著一絲小幸災樂禍，快活地為自家少爺掖了掖膝上的毯子，又不自覺伸手安撫地拍了拍他的背，蘇晏皺眉一個眼風掃過來，他才訥訥收了手。

懂，面子，我懂。

在車中坐了不到一刻，瓦當掀開簾子看了看外面越下越大的雪，又耐不住性子嘀咕，「少爺，你又不缺錢，剛才在宮門外，幹麼那麼為難顧將軍？」

瓦當平素碎嘴嘮叨成了習慣，多數時候蘇晏只是看自己的書，充耳不聞。今日照舊循例，亦未指望他答，卻沒想到話落不到片刻，聽到他沉沉開了口——

「她不會坐我的車。」頓一頓，又補了一句，「聞雨聲也進了宮，馬車就在後頭。」聞雨聲？又是聞少爺？少爺你這不單是為他人做嫁衣，還鐵了心要幹裁縫的是吧？

瓦當怒其不爭，一抬頭瞥見那兩排鋼針，心中才平靜了些，卻又不覺想起一事，「少爺，你啥時與顧將軍結仇結到了這個分上？昨兒那摺子，不是還沒來得及遞上去嗎？」

蘇晏垂著眼皮，手中的書頁始終未翻，有一會才淡淡道：「我起早去了趟中書，順手將那摺子遞過去了。」

瓦當：「……」這麼披星戴月地上趕著招人嫌的，全京城只怕獨他們一家。

「這麼說，顧將軍今日進宮，是因為少爺你的摺子？」

「嗯。」

瓦當抬眸望著自家少爺，咂了咂嘴，說不出話來，「那顧將軍……不會被貶職吧？」

蘇晏搖頭，「不至於，至多只是罰俸。」

「哦，罰俸——」瓦當道，忽然一愣，「少爺，你怎麼知道？陛下讓你和顧將軍當面對質了？」

怎麼會？蘇晏輕輕一哂，若陛下當真捨得讓她難堪，就不會挑今日這個時候私自召見了。

可這京中宦場，樹大勢必招風，天子這麼堂而皇之地寬待，反倒未必是件好事。昔日虞遠是怎麼倒的？

蘇晏指尖停留在書頁的一角，久久沒有移動，半晌，見瓦當滿腦子糾結疑問，才道：「她所犯之事不大，若非有心要做文章，不至到削爵降職的地步；若是有心要做文章，陛下不會這時候召她進宮，後日的大朝會上發作，更加名正言順。

「此刻進宮，且沒一點傷的出來，顯而易見是挨了一通訓斥，又意思性地罰了兩三個月的俸祿。」

「哦，只是兩三個月的俸祿……」瓦當陪著蘇晏在宦場數年，對自家少爺的見微知著已見怪不怪，亦明白罰錢對於官場中人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懲處。

然，轉念忽想起那日聞少爺在臺院說的話，不由心中一跳，「但那顧將軍不是正缺錢缺得緊？」

「不錯。」蘇晏指尖終於撚起那頁頁腳，翻了過去。

瓦當看著自家少爺，覺得自己的眼彷彿瞎得更狠了，因他看到剛才那一瞬間，少爺的唇畔好像綻開了一點似有若無的笑，這看了幾十遍的《清平記》，還看出新門道來了？

那日在宮門外一時氣憤教訓了蘇晏一頓之後，懷璧才後知後覺地想起自己未清的帳來，如今手上只有不到一百兩銀子，欠著那姓蘇的小子三十五兩，結餘只有五十兩出頭，本想等月底薪俸發了手頭還能寬鬆些，哪想到……唉！

燕歸樓一日房費要五錢，這月房費還沒結，眼看就要到月底，房費一結，她手上剩下的銀子，光住宿費也不夠她熬到回塞北的那天，更別說為陳閣老置辦壽禮。陳閣老壽宴的請柬是賣了段大哥那張白淨的臉得來的，她可以不要臉不要這封銜官職乃至……俸祿，翻牆入室，拿刀架著那老頭的脖子逼問他。

但是段大哥要臉，幽州豪族段氏一門、宮中的段貴妃，宮外才建府的十七皇子的顏面都繫於她這翻手之間，她不能太過肆無忌憚。

做人太難了！

懷璧望著面前吃到反胃的饅頭，聽著耳畔人流穿梭的喧囂，這麼些年來，頭一回感覺到了時不我與的寂寞。

此時山生提著壺茶過來，她警惕地連連擺手，「我沒要茶，你怕是送錯人了，拿走！拿走！」

眼見著她這些日子素麵饅頭翻來覆去地吃，有一回還忍不住和自己打聽起通鋪的房費，山生早已了然她的窘狀，連忙道：「不要錢，店裡送的！」

「哦，那你……放下吧。」懷璧抬眸快速掃了眼那繪滿百子嬉戲的喜慶茶壺，嚥了嚥卡在喉嚨口的饅頭，在尊嚴與茶之間掙扎了幾可忽略的一瞬，與山生尷尬地相視一笑。

開玩笑，她此刻的尊嚴，怎及得上這一壺茶？她都快要被這饅頭給噎死了……

山生放下茶壺，順勢在她身邊落坐，「小的聽聞將軍是幽州人？」

「嗯，你問這個幹麼？」

「將軍可知這各州在京中俱有會館？凡本州人氏進京皆可投宿，最早是便宜仕子

進京趕考的，收費十分公道。」

「公道？怎麼個公道法？」一聽他提起收費，懷璧登時來了精神，眸底如野狼般綻出精光。

山生駭得愣了一愣，反應過來，腆著張笑臉，徐徐伸出一根手指。

「一錢銀子一晚？」

懷璧眼底光芒更長，山生甚至有些懷疑，他會撲過來啃了自己這根手指，下意識把手往後挪了挪，緊接著又搖了搖頭。

「不是？那難道是一兩銀子一晚？」懷璧失去興趣，眼底光芒驟暗，狠狠咬了一口手中的饅頭，含混道：「這比你們還黑，哪裡公道了？」

「將軍誤會了，是一兩銀子一月。」山生看著她啃饅頭的兇狠模樣，趕緊將手指往回收了收，然還是慢了一步。

懷璧已一把抓住他手臂，生吞下只嚼了兩口的饅頭，連茶水都未來得及飲一口，瞠目問：「你說的這個，當真？」

「當真。」山生輕輕抽了抽自己的手，發現紋絲不動，心中駭然一聲嗚呼，面上卻擠出個比西番菊還燦爛的笑，「將軍認識的那個閩大人先前就宿在幽州會館，如今不知道搬出去了沒有。」

這個價錢，就算山生親口咬定是捕風捉影，懷璧也要去探它一探。

「那幽州會館在何處？」

「就在百花巷中，從這出門後往南，在第二個巷口轉西再……不太好找，將軍到了那附近再問問人吧，若是碰上年紀大的，就問蓑衣巷怎麼走。」

「蓑衣巷？」

「哦，那是百花巷舊名，後來蘇大人中了探花，就改名了。」

「蘇大人？」懷璧現下對姓蘇的極為敏感，「哪個蘇大人？」

山生笑道：「說起這蘇大人將軍也不陌生，就是前日坐這的那位蘇御史。蘇御史高中探花之後巷子就更名了，說是要蘇御史不時回來探探這巷中百花，沾沾喜氣。」

懷璧暗中輕啐一口——呸！屁的喜氣，沾上蘇晏的，晦氣還差不多！

轉念卻又有些不解，皺眉問：「一個探花而已，聞雨聲不是榜眼？你說聞雨聲在那巷中住過，為何巷中百姓反拿他一個區區探花做文章？」

山生露出個神祕的笑，「將軍這就有所不知了，傳聞昔日殿試之上，陛下原本盛讚蘇大人文章，要點他為狀元，結果一見了人，驚得倒吸了一口氣，直歎他生得俊秀；再一看那第三名，實在有些……嗯……其貌不揚。」

「素來探花這個名頭，暗含幾分風流意蘊，點這樣的人做探花，著實十分煞風景，於是一番計較之下，陛下就將這狀元郎與探花郎調了個位次，點了蘇大人做探花。」

懷璧聽得驚訝，不覺聯想起那日清晨短短的一個照面——縱然她再不情願，也不得不承認，蘇晏生得是極好的。

饒是此時想來，心中仍如被湖水沖刷了一下，有說不出的明朗清透之感。

然她還是撇撇嘴，不屑地「噉」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瞎編的吧，殿試的情形外人怎麼知道！」

「是聞大人說的。」

第三章 隔壁的貴人

懷璧尋來幽州會館，向館長道明來因，館長聽罷，卻有些為難。

「公子是幽州人，來館舍投宿自無什麼不可，只是這些日子進京的人多，除開述職的官員，開春還有科考，館中上房都滿了。」

懷璧連忙道：「不是上房也行。」

行軍這麼些年，她什麼苦沒吃過，要不是有辱朝廷的斯文，她早去破廟打地鋪了。館長聽他這麼說倒是一驚。觀他穿著像是頗有身分之人，若肯這般屈就，何不乾脆去客棧賃個上房？莫不是哪個逃家的少爺身上沒帶夠銀子？

館長在幽州會館數十年，與幽州本地的鄉紳豪族亦頗有聯繫，輕易不敢得罪，目光在懷璧身上上下一掃，笑道：「敝館怎能委屈公子這樣的人，實不相瞞，館中倒還有間院落有空房，只是這院子住著位貴人，這位貴人賃不了整個院子，但亦提前跟老朽說了，若是館舍滿了，那院中的西廂倒是可以租出去，只是需提前和他說一聲。」

「那費用……」懷璧只關心這個問題。

「費用那位貴人已付過了，若是貴人答應，公子隨便意思意思便是。」

「那勞煩館長。」

「公子客氣，不過貴人今日出去了，不知何時才能回來。公子不如留個地址，待老朽問過貴人，再遣人告知公子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次日一早，館長便差人來了燕歸樓，那時懷璧破天荒地仍在酣睡。前夜隔壁住了一對男女，鬧了大半夜，淫靡之音自隔牆傳來似在眼前，擾得她耳鼓震顫，將近天亮方睡。

山生因得知她是將軍之後謹慎了許多，不敢輕易驚擾她，恰好與她同來的薛守從外頭進來，便三言兩語禍水東引，將鍋甩了出去。

薛守不愧他武人的身分，性子直、反應鈍，下手沒輕沒重，但為人卻十分爽朗熱情。

懷璧被他大力金剛掌拍醒時正作著一夜暴富的夢，通身的怨氣可令惡鬼自慚形穢，「薛二狗，你最好有充分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大清早來擾我美夢！」

「大清早？頭兒，都日上三竿了。」為活躍這千里冰封的氣氛，薛守俏皮地指了指將升至自己頭頂的大太陽，毫不意外地挨了顧懷璧一個新鮮栗爆。

「日上五竿你也不能擾老子清夢！」

出完氣懶懶抬目，覷了覷那一輪日頭，冬日的陽光灑在對面屋頂的積雪上，照出一片刀光劍影的白。

都怪昨晚隔壁那對狗男女，那揮之不去的靡靡叫聲，讓她現在想來都忍不住……

「咦？頭兒，你臉怎麼紅了？」薛守低頭看著懷璧，忽然發現了什麼，驚訝大叫。

轉念一想，立刻反應過來，忍不住正了正衣襟，一仰頭，「難道是我今日穿得格外俊朗？不過頭兒……雖說京城斷袖成風，頭兒你長得比清風閣的頭牌還漂亮，但我實在不好這口……」

懷璧按了按拳頭，薛守嚇得一退三步，雖然顧懷璧比他還矮半個頭，但這廝的武力值幾乎已到了可怕的地步。他那將軍的名頭，可是一拳一劍實實在在打出來的，軍中如今可以說是無人能成他的敵手。

「頭兒，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！京城是斯文地方，咱們要入、入鄉隨俗，而且……」薛守吞了吞口水，「而且這欄杆、這門，都是紅木做的，打壞了咱、咱們賠不起……」懷璧聽到「賠不起」幾個字才算有些動容，良久放下手，「有事說事，少廢話！」

「哦，是幽州會館的館長差人來了，」薛守這才想起正經事，「他在樓下等你……」懷璧聽到「幽州會館」幾個字，未等他話落，腳下頃刻如飛的疾奔出去。

來人已被小二引上了二樓，見了懷璧，高高興興道：「館長讓小的告訴公子，貴人答應了。」

懷璧心中霎時雨過天青，一片晴朗，眼前的烏雲散去後才有心思顧起別的來。一側目，忽然注意到薛守今日換了一身簇新衣裳，頭上還特意抹了頭油，十里之外都能聞見他的騷包氣，冷冷一笑，「薛二，晚上吃過飯來北軍營校場吧，幾日沒練，看看你手生疏了沒有。」

「不是，頭兒，我今晚約了彩雲間的溶月姑娘……」

老子就知道！薛二，對不住了，頭兒最近手頭實在有點緊。

懷璧停步，故意板起一張公事公辦的臉，側身凜凜望著他，「哦那也成，我記下來，回頭一起報到兵部，也就扣一兩個月餉吧。」

「頭兒你不能這樣！我跟你這麼多年了……」薛守一個激靈，連連後退，脊背抵到二樓的欄杆上，掙扎道。

「三個月。」

「頭兒！」薛守一把抓住懷璧胳膊，淚眼汪汪。

「正為你跟著我這麼多年，我才不能徇私是不是……」懷璧腿架上他身後的欄杆，面目忽然變得慈愛，口氣也語重心長了起來。

聽慣了她冷硬口氣的薛守，不自覺打了個寒噤。

「來之前段大哥跟咱們說什麼來著，京城之地不比塞北，需格外小心才是……你看你頭兒我，不是才被參過罰了兩個月俸祿嗎？再為你罰一次倒是也沒什麼，只是你頭兒如今……嗯？」說著兩指輕輕搓了一搓。

薛守恍然大悟，悟後欲哭無淚，顫抖著手自懷中摸出一塊碎銀子——不就是要錢嗎，怎麼還學會文官唱戲那一套了呢！

懷璧劈手飛快奪過那塊指甲蓋大小的碎銀子，掂了掂，老實不客氣地收入懷中，一邊收一邊還道：「頭兒不是貪你這點錢……」

「是是，頭兒為屬下遮風擋雨，這是屬下的主動孝敬！」薛守咧著一張被逼良為娼的笑臉，忍著一片被酸倒的牙道。

懷璧拿到錢，滿意將腳抽回來，拍拍衣襠正要轉身，忽見樓下天井中立著一個熟

悉身影，欲定睛細看時，那身影已然轉過去，疾步走回了客棧前堂，她彷彿還看到那身影轉身時，眉頭是緊蹙著的。

噯，怎的，蘇狗，又要上本參老子？

懷璧輕輕一哼，懶得理會，然她這忽然的反應卻吸引了薛守的注意，薛守順著她的目光望去，「噯，蘇御史還在呢？」

「他在不在關我屁事！」

「哦，倒不是關頭兒什麼事，就是我剛才來找頭兒的時候，看到蘇御史匆匆從房裡出來，他的小廝雇了輛馬車在客棧外候著，我還以為他有什麼急事要出門，沒想到還在客棧。」薛守小心翼翼道，有些後悔自己嘴快提了蘇晏，這位大名鼎鼎的蘇御史跟他們頭兒可有不小的過節。

懷璧懶得理會薛守關於蘇晏的叨叨，走出兩步卻腳步一頓，「你說什麼？蘇晏從房裡出來？他不是在京城有宅子嗎？怎會宿在客棧？」

有家不回宿在客棧，必是有什麼要掩人耳目之事。

嘿嘿嘿，蘇晏，天道好輪回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薛守看著懷璧忽然詭異的笑容，冷不防打了個冷戰，老實答，「我就看到他從你隔壁的房間出來……」

隔壁的房間？懷璧一愣，那……昨夜隔壁那酣戰不止、擾她清夢的人竟是蘇晏？腦中驀然跳出蘇晏清瘦俊秀的模樣，和昨夜沙啞粗獷的人聲怎麼也聯繫不到一起。

噯，果真人不可貌相，瞧著斯斯文文的人，在床上竟是這副癡狂樣子？

而懷璧當天晚上就搬進了幽州會館，搬家前還置酒感謝了山生一番。

山生喝著那酒，想起那位囑咐他轉述幽州會館消息的有心人，只覺良心一陣發燙——顧將軍，人為財死，怨不得我。

懷璧搬進來的第一晚，那小院寂寂無聲，院中一棵紅梅，正是傲雪盛放的時節。她收拾好躺下，透過半開的窗戶，看到那幾枝影影綽綽的梅影，覺得十分滿足，長長舒了一口氣，不覺想起自己此次進京的目的。

同興元年血雨腥風時，亦是這樣的冬日，亦是紅梅盛放時節，可血液濺在那軒窗上，比紅梅刺目的多。

懷璧默然闔目片刻，又向窗外望去，東廂那間屋子還是黢黑的，那傳說中的貴人還未回來，她又看了看自己桌上的酒和糕點，算了，不差這一日，明天再送過去吧，反正要做一陣鄰居，來日方長。

次日清早，懷璧到院中練劍，這是數十年如一日的規矩，當日她自睢陽城逃出來，北上投軍，就立誓此生再不任人宰割。而不任人宰割的前提，是打得過、跑得掉。天邊撕開一絲白，但除此之外還是一片昏暗，在這將亮不亮的天色中，東廂忽然亮起了一盞燈。

懷璧微怔，原來昨夜還是回來了，怎麼一點聲響都沒有？

想起未送出去的禮，她立刻收劍回鞘，幾步奔回房中，抹了把臉換身衣服，穿院而過，至東廂廊下站定。踟躕片刻，估摸著「貴人」大概已更衣完畢，輕輕敲了敲門。

屋內響起窸窣聲，不多時，「貴人」走到門邊，伴著一聲「吱呀」，門被輕輕打開。懷璧眨了眨眼睛，手中的酒壺「匡噹」墜落在地，壺中的酒淌得到處都是。

屋中的「貴人」皺了皺眉頭，「顧將軍這是宴飲過度，中風了？」

這一開口，將懷璧自剎那的驚愕中拉回來。

這樣貌，這聲音，別說化成灰，化成煙她也認得。

他奶奶的，閻王老子是在踹她入輪回的時候在她身上烙了「冤家路窄」四個字？什麼貴人？鬼人還差不多。

懷璧一張臉冷得比他狠，咬牙道：「我聽說這附近有亡魂作祟，買了酒來祭拜，這不，正好祭了這屋子裡的鬼祟！」

話落，屋內的瓦當聽到外面的人聲，亦跟了出來，見到懷璧，一臉驚喜，「顧將軍！你怎麼來了？」

見懷璧手中提著一疊糕點，以為是要謝自己那日的贈衣之情，連忙笑道：「來就來嘛，怎麼還帶東西！」嘴裡雖說著，手卻伸了出去要接那糕點。

懷璧見了瓦當亦是一怔，她一向愛恨分明，與蘇晏有仇歸有仇，但和瓦當無關，何況瓦當那天借她一件鶴麾，算是有恩於她，見他伸著手，順勢將糕點遞給他。瓦當喜喜樂樂地接過糕點，蘇晏盯著兩人其樂融融交接的手，眉頭一皺，拂袖轉身，「那點心是給鬼吃的，你也要？」

瓦當的快樂剎那灰飛煙滅，在懷璧的再三解釋下，瓦當還是接過糕點回了屋。懷璧買的是富春齋的糕點，京城頂好的，瓦當歡歡喜喜吃了一塊，其餘的藏在自己床頭的五斗櫥中。

等晚上累了一天回來，想起自己五斗櫥中的點心，快快活活地掏出來，預備犒勞一下為少爺奔波了一天的自己，然而打開那點心盒，瓦當「嗷」的一聲淒厲尖叫，將隔壁尚在挑燈寫摺子的蘇晏震得筆下亦抖了一抖。

蘇晏下意識抬袖，將桌上的碎杏仁屑拂了一拂，下一瞬，瓦當已衝進書房，「少爺，你偷吃我點心了？那是顧將軍買給我的！」

蘇晏如常落筆，頭也未抬，從容應道：「沒有。」

瓦當可憐兮兮地捧著打開的點心盒，「沒有？那我的點心怎麼少了好幾塊！」

「許是屋裡進了老鼠吧。」

「老鼠成精了？都會開點心盒整塊整塊吃點心了？」

成精的老鼠筆下不知在寫些什麼，「也有可能……是館舍打掃的小廝拿的……」

「哦！對！」瓦當恍然大悟，「我要去找館長說理去！」

蘇晏霍然抬頭，「不……不必了吧……」

「什麼不必！當然必！」瓦當扯著破鑼嗓子繼續控訴，「這可是富春齋的點心！偷的還是最喜歡吃的杏仁酥！哪個不要臉的直娘賊，當心爛肺爛腸爛屁眼！」蘇晏垂在桌下的一隻手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腸肺位置，眉心輕輕跳動，好半晌，

終忍著噁心，道：「亦有可能……那老鼠在你屋中久了，學了你的聰明，較尋常碩鼠更為靈巧，會翻箱開盒亦未可知。」

一聽到「學了你的聰明」幾個字，瓦當心下霎時如焰火怒放，整個人飄飄欲仙，一時也顧不上計較點心，渾身一擺，「這個可能倒是最大，少爺還是你眼光毒辣！」眼光毒辣的蘇晏生怕他下一刻回過神來去找館長理論，立刻又補了一句，「要吃富春齋的杏仁酥，我明日買給你。」

聽到少爺說要買點心，瓦當立刻從南天門一躍落入凡塵，「少爺你最近窮成這樣，還是不要了！」

「窮？」蘇晏眉心微蹙，「你哪裡看出我窮了？」

「少爺別裝了！不窮你能把西廂租出去？」瓦當的大嗓門有穿牆越院之效，「你老實說，你是不是幹了什麼忤逆的事讓老爺夫人把你月錢斷了？」

蘇晏自幼孤僻，院中小廝多了幾個都會惹他煩，怎麼突然就捨得將院中的空屋租出去了？租的還是他最討厭的顧將軍。

蘇晏望著瓦當那雙撲閃撲閃著天真光芒的大眼，和眼底的求知若渴，想起自己幾處京郊的田宅和錢莊中存著的幾箱珠寶，撫撫衣袖，垂下眼皮，「是，最近手頭是有些緊。」

瓦當一聽這話，立刻露出一副「我就知道」的神情，見自家少爺眼神彷彿有些閃躲，怕他難為情，連忙善解人意道：「少爺你莫擔心，你雖然一時窮些、在朝中又不受同僚待見升官發財沒什麼指望，但老爺夫人都是通情達理之人，一向又十分疼你，過些時日……」

蘇晏抬手按按突突跳著的太陽穴，「瓦當，我還有摺子要寫，你先出去吧……」

「……好吧。」

瓦當看著自家少爺頭疼地直接穴位還堅守職責挑燈夜戰著……寫同僚的壞話，彷彿一眼看到了他有些黯淡無光的未來，一時竟有些心疼他——

少爺都二十多歲了，身邊也沒個知心知意的人，除了見天兒遭人嫌，就沒見他把一身本領用在正經的事上。

府裡要給他說親事，媒人反被他接二連三地轟了出去，數年前他病中倒是給他尋了個童養媳沖喜，結果他病還沒好利索那小丫頭就翻牆跑了。

如今……哎，還不知這未來的少夫人有沒有降生在這世上？

瓦當想著，不免有些替他心酸，腳下也不覺慢了，走到門邊忽然停住，「少爺……」

蘇晏被他這平地乍起的一聲喊驚得手下一抖，一篇本自他進來時就已七零八落的稿子更不成樣子，不由皺起眉頭，聲音也帶著教訓的口氣，「瓦當！」

「少爺，我是想問，這點心你……吃不吃？」

蘇晏一愣，望著那豔紅的錦盒，腦中不由跳出那個熹微晨光中舞劍的挺拔身影，執筆的手不由頓住，任由一滴飽滿的墨落到紙上，暈成一片。

「吃。」一如那滴墨，蘇晏言簡意賅地落下一個字。

我明日還你，還你兩盒。

「少爺別裝了！不窮你能把西廂租出去？你老實說，你是不是幹了什麼忤逆的事讓老爺夫人把你月錢斷了？」

懷璧出門倒水，恰聽到一聲破鑼般的嚎叫自東廂傳來。

「窮？」

蘇晏會窮？果真是窮的？怪不得為了一件衣裳一本書上摺子參劾自己？怪不得宮門前竟腆著臉和自己要五兩銀子？

這麼一想倒也有點道理，她印象中的蘇小少爺雖然性情乖戾些，但並非錙銖必較之人，昔日她無意打碎那名貴無比的青瓷碗，令他那貴如鎏金的湯藥灑了一地，他也未說什麼，蘇夫人問起時還替自己攬了罪責。

不過那時他年紀畢竟小，不用當家，如今在外行走，大概多少體會到了人間煙火的困擾，成年人的煩惱小孩子不懂。

這般想著，懷璧竟對他生出幾分同病相憐之感，沉吟了一瞬，起身將桌上收拾好的包袱拆開。

罷罷，一兩銀子讓他賺便是，說到底這兒實在是便宜，窮人何苦為難窮人。

懷璧和衣躺下，摸摸肚子，對晚上的三菜一湯甚為滿意，不過一碼歸一碼，銀子歸銀子，該報的仇還是要報的。

新仇舊恨，蘇清河，瞧好了爺爺的手段吧！